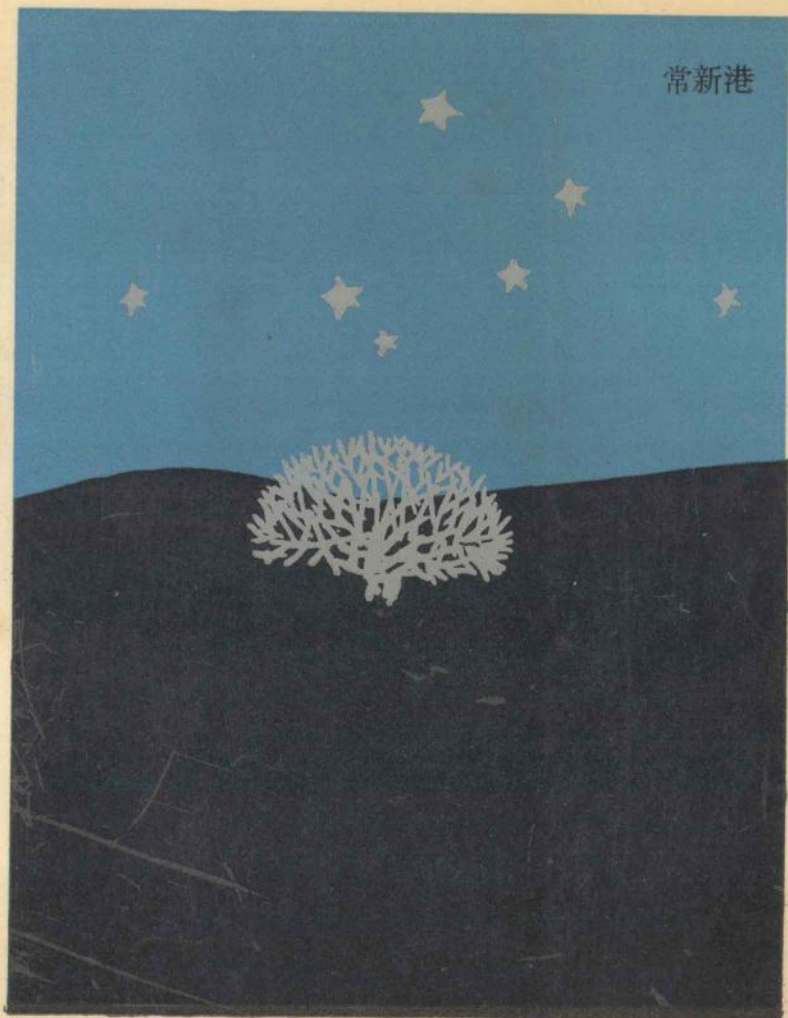


青春の荒地

常新港



新蕾出版社

青春的荒草地

常 新 港

新 蕾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本少年心理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有“教养”的孩子，从繁华的港口城市来到北大荒，置身于“野孩子”中间后的心理、感情的历程。生活的变迁、“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人”，思索人生。直到他变成一只北方的“狼”，才完成这种心理变奏。

作者笔下的人物都带土挂霜、掷地有声，如：永远吸溜鼻涕、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高龙；甩鞭子能手，背叛朋友的柳生；农场的“公主”汪玲玲等。作者有绝妙的艺术感受力和表现力，似乎他不是走向沙龙，而是奔向田野。

责任编辑：王公惠

青春的荒草地

常 新 港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6 字数143,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7-0401-X/I·164(儿)

定 价：2.65元

自序

那个孩子站在阴影下。他整个的童年和少年都没能从那片阴影下走出。一个清爽的灵魂跟他说，孩子！你走出来吧！

这孩子就是我。

目 录

自序

第 一 部

第一章	恶雪·冬天的迁徙·····	1
第二章	草屋·雪国第一夜·红狗·····	8
第三章	第一个邻居·····	15
第四章	夏天的欢乐·····	23
第五章	教养·不熟的猪鼻子·酸菜·····	32
第六章	父亲·····	39
第七章	我听见了那声音·····	46
第八章	汪家夫妇·····	53
第九章	秋天·····	62
第十章	那扇门·····	68
第十一章	洋葱·小山东·跟头世家·····	74
第十二章	忧郁的旅途·····	81
第十三章	吃苞米面饼子的和吃白面馒头的·····	87

第 二 部

第十四章	爸爸不会演戏·····	92
第十五章	猜疑·····	99
第十六章	微笑的阴影·····	106
第十七章	铁狗·····	112
第十八章	破落少年·····	122
第十九章	摘羊·····	128
第二十章	我是一只北方的狼·····	136
第二十一章	混乱·····	141
第二十二章	逃亡·····	147
第二十三章	白山林·····	155
第二十四章	罪恶之门·····	163
第二十五章	打架·····	169
第二十六章	挣扎·····	177
第二十七章	有个少女等着我·····	186
第二十八章	哭泣的花季·····	193
第二十九章	我们三个·她和我·····	198
第三十章	荒草地，我不说告别·····	204

第一部

第一章 恶雪·冬天的迁徙

妈妈是一位漂亮、年轻、有个性的女人。她领着我 和 弟弟、妹妹住在一个出盐的港口城市里，没有贸然跟着十万转业官兵去北大荒。那十万人里，有一位是我的父亲。他是个能写诗，会写小说，又会自己瞎编故事的黑脸人。他去北大荒时，我正在母亲的肚子里舒服地睡着。父亲丢掉了所有的人间欢乐，也没顾及我是否想跟他说两句话，就推开门，走下楼梯，离开了这座温暖的港口城市。其实，我占用不了他一分钟时间，只需他把那张黑脸贴到母亲的肚子上，就能听见我向他吼了些什么话。

妈妈经常把父亲的一件深咖啡色西装拿出来欣赏。西装记录了一个男人平静而辉煌的那些日子。母亲孤独寂寞的岁月都让她自己默默地吞掉了。

她从不 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傍晚看电影的人都是夫妻两 人和那些年轻的恋人。她常常把发给她的电影票送给同一楼道的人。使那个楼道的孩子们常常喊，“阿姨！今天是新电影，您还有票吗？”

有一天，我又听见了这种喊声。我拉开自己家的房门，高

声喊叫：“我今天也要去看电影了！我爸爸回来了！”

结果，几乎所有的房门都乒乒乓乓打开了，伸出各种各样的头：“你爸回来了？”

我没再回答，把门关死了。然后把桌上的信封拿在手里，对着窗户的光线照了照，这是个很结实的信封，什么也看不清。我把它打开了，从里面滑出一张照片，想了想，我用唾沫把它贴在墙上。它很不听话，掉了下来。我又吐了一大口唾沫，才把它贴牢了。我后退两步，看着一个古怪的男人朝着我微笑。照片上的人戴着长毛狗皮帽子，很厚的棉袄，腰上扎着一根蛇般的草绳，他背后是一座比他人还矮的草屋，身边立着一根树皮剥落的木桩子，上面挂满了金黄色的玉米。

这人就是我的黑脸爸爸。

有人来看望爸爸，我指着用唾沫粘在墙上的照片：“墙上呢！”

凡是来看望父亲的人，都会拍拍我的脑袋。

我问妈妈：“咱们家怎么不跟着爸爸走？”

妈妈说：“北大荒冷，能把下巴冻掉，你一脱裤子大便，半个屁股蛋子也会冻掉在地上，你受得了吗？”

我说：“那爸爸每年回来什么也不少啊！”

妈妈用指头很重地弹了我脑门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说对了还是说错了。

妈妈的心情是不好的。她一旦沉默寡言，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可是，一个孩子很少能聪明地靠观察母亲的脸色过日子。

那个深秋，父亲没有回家。

我就在那个秋天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我早年的最深刻记

忆就从这个秋天里清清楚楚地开始了，它感受着秋季的凉意。

我从装有父亲那件深色咖啡西装的箱子里抽出了一叠钱来。我也不知怎么想的，拿出了一张一元钱。我把它揣在衣袋里。

我仅仅是为了显示一下。一个孩子一旦知道了炫耀，大概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我并没有打算把它花掉。我那时想花掉一元钱，还必须耗费点力气和时间。

街上有一个摆摊的老头。现在回想起来，这老头就是靠一分钱一分钱的收入度日的。他摆着个色彩缤纷的糖摊，这乱七八糟的糖摊能把孩子们勾引得心里痒痒的，衣袋里有一分钱，也要跑过几条街，在这个糖摊上花掉。

我衣袋里揣着那一元钱，在老头的小摊前面站了半天，把自己爱吃的糖豆之类看了一遍。那老头的眼光根本不往我身上看，他大概一直以为，我的口袋里除了有一块脏乎乎的手绢，不可能有一分钱。

可我觉得，有一元钱，完全可以到商场去挺着脖子走一圈的。我正准备转身走，却看见老头的身边有一个大盒子，里面有蜂窝般的小格子，小格子里能伸进去一只手。但在密如蜂窝的格子上蒙着一张红纸，把所有格子遮盖了。

这是个新鲜东西。

老头喊：“谁来碰碰运气？五分钱一次！有的小格子里有东西，玩的吃的都有，摸到东西算你走运，摸不到别丧气，再花五分钱接着来！”

老头一边喊，一边眨着一只眼，一副神气又神秘的滑稽样子。

我受不了那种神秘的诱惑。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伸出手去摸大盒子上的红纸。猜想这个格子里有什么？那个格子里会藏着什么？我被诱惑得头晕脑胀。

“别碰！没钱靠后站！”老头抬手挥赶苍蝇一样示意我走开。他认识我，而且知道我爱看热闹，衣袋里从来没有一分钱。

我火了。我觉得老头那张不断眨着一只眼的脸是我见过所有动物里最丑的脸了。

我把那张攥得发潮的一元钱抽出来，握在手里，露出发软的一角。

“我摸三次！”我说。

我发现那老头爱眯动的眼不动了，好像我给他治好了病。

“你要摸三次？”

“三次！”我说。

“一毛五！”

“找我钱吧！”我把一元钱递了过去。

我接过老头找给我的钱，眼睛就盯着蒙着红纸的木盒子。

我没有犹豫，急切地捅破了红纸，把手探进小格子里，一摸，是空的。

我看见老头紧张的脸放松了，频频眯动的眼睛平静下来。

我又一次捅破红纸，把手伸进一个格子里，一摸，还是空的。

一群孩子在我身后吵吵：“再摸！摸这个地方，肯定有东西！”

结果，我又摸到一个空格子。我沮丧地吐了一口气。

那老头的眼睛又开始神秘起来：“再摸三次吧！”

身后一群没钱的孩子乱叫：“再摸！再摸！肯定能摸到东西的！”

我又递给老头一毛五分钱。

又是什么东西也没摸到。

当我意识到只剩下一角钱的时候。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里被害怕和欺辱折磨得痛苦不堪。现在想起来，老头的大盒子里的五十个格子中只有一两个格子里有东西。老头就是利用那张红纸给孩子们诱惑，才把夕阳般的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的。

我得到的还不仅仅是被欺骗。

我刚一进家门，就发现事情不妙了。一屋子的人。大人孩子呆呆地站着，都在等着我。屋子中央留下一块可怕的空地，我就站在那空地上。街坊邻居全跑到我们家干什么？他们的眼光全都带着厌恶意味扎在我脸上。

妈妈端正地坐在大床上，脸色苍白，双手摞在大腿上，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

是的，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睛。它曾是慈爱美丽的。但它现在绝不会有那种爱意荡漾出来。

我想求饶。

我等待着。我想，一旦听见母亲说话，我紧绷的神经就会轻松了。我就怕母亲紧闭着那两片薄唇。我十分怨恨一屋子的人。左邻右舍的人怎么都知道我家里可能上演一场由我主演的好戏呢？难道在我捅破红纸把手探进小魔格子里乱摸的时候，已经有人告知家中了？

妈妈爱面子。她不会轻易把左邻右舍都知道的丑事平淡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她会把自己的威严和名声告诉她的亲儿子，也告诉所有的人。这正是我害怕的事情。

“跪下！”

我猛然听见一声喊。那声音的威严劲绝不会让我想起是母亲的声音。

我哆嗦起来。黄昏的窗户向我投来微弱的无可奈何的光。那种伤感第一次撞进我的心里，因为我想起了在北大荒开垦土地种粮食的爸爸。

父亲会救我。

“跪下！”

我幼稚可笑地强硬起来，把眼光向屋子四周扫了一下，这些人的面孔依旧没变。他们希望这场戏的高潮快快开始。他们膝下都站着·一个跟我同龄或比我略小的孩子，这些孩子也许在不久的时候也会干出一些让大人们心烦意乱的破事来。所以，我就扮演了这出教育戏的重要角色。

没等到父亲是否答应来救我，我还没回忆起父亲那张可爱的黑脸上飞翔着的笑容，我的耳边忽然掠过一架轰鸣的飞机，它震耳欲聋。

我的手捂在自己脸上。

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巴掌堂堂正正地打在儿子脸上的庄严意味。

“我找爸爸去！”我喊了一句，想夺路逃出房门。却发现门早被人插死了。

“跪下！”

父亲不能救我。

我跪下了。就跪在屋子中央的空地上，大人孩子的眼光在我俯着的背上乱扫。我脊背上的汗已把背心浸透了。

妈妈哭了。

我不敢看哭泣的母亲。

我一看见母亲的眼泪，才知道自己错了。我在心里抽打自己的耳光。心里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我现在躺在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的家里。这是一间很寂寞的草房。我就躺在炕上想你们。

我和我的伙伴们在一场恶雪天里挣扎了一天一夜，我们迷路了。回想起几天前那场大雪，我庆幸自己活过来了。可我却失去了一个叫马杰的好朋友。我们陷在雪窝里，谁都想死，不愿再挣扎了。谁都想冬眠一样死掉，让雪给我们堆成一个雪坟。啊！熬过恶雪的折磨实在太难了。

我不想死。我还有妻子和孩子，我在秋天采回的榛子和木耳还装在布袋里挂在屋檐下，准备带给你们。

我不死，我想你们……

我现在躺在很热的小炕上写信，心里有好多话要写。就是想你们。就像我被围困在恶雪窝里时想你们一样……

我什么时候能够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天天守在一起啊！

范丁 一九六五年冬

这是父亲写给我们的一封信，一封很关键的信。因为看完信后，我在那个冬天又看见妈妈用熨斗熨平父亲那件深咖啡色西装。

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在冬天的海边上尽情地玩了一天。

回家后，妈妈郑重地跟我们说：“孩子！我们今年冬天搬家！”

母亲不能没有丈夫，我们不能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该感谢那次搬迁，还是该审判那次举家迁徙？

因为从那个冬天起，我的血液里就渗透进北大荒草甸子里飘荡的野草气息；我的头发不再是又黑又软伏伏贴贴躺在额头上，而是像枯草一样钺毛钺刺；告别了这座出盐的港口城市，会有一群野孩子在北大荒那片土地上静静地等候着我；童年的第一页在北大荒那里掀开，是幸运还是什么？

在那个冬天，我站在那条街道上喊：“我们走了！找爸爸去了！”

我回头看见母亲忧伤地望着我。

我不知从那些敞开的窗口里探出的一张张脸上都写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一生中，头一件大事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章 草屋·雪国第一夜·红狗

我第一个从那辆爬行很慢的列车上跳到站台上。我还没看清站台是什么样子，我就用手捂住了脸。

风如刀子。

父亲没来接我们。

一个不怎么说话的但很有力气的司机把我们领到一辆蒙着黄帆布的卡车跟前。妈妈和弟弟妹妹挤进驾驶室，我只能坐

在帆布车厢里。我爬上去，没成功，跌了下来。司机从后面卡住我的胳膊窝，一甩，把我扔进车厢，摔得挺狠，我刚想咧嘴，司机说：“别出声！狼听见哭声就会追你，这辆破车可比不上狼！”

“我爸呢？”我问。把委屈咽进肚里。

天上有风搅拌着雪，像快要天黑的样子。

“你爸爸在家烧炕呢！”

车开动了。现在回忆得起来，一九六五年时从县城通往农场的公路糟糕透顶。我缩在蒙着帆布的车厢里昏昏欲睡。看着车外迷茫的雪天，像看一场令人郁闷的电影。

公路上再没有第二辆车第二个人了。我们的卡车一声喇叭不用鸣，像匹缺少调教的野马向那个只有一座大烟囱的农场奔去。

我先看见了一栋草房。它像一件陈旧玩具一样，穿着白雪的披风，带着一种欢乐色彩。因为雪大，草屋就好像从雪里长出来的一样。风迎着我的面孔吹，那草屋上熏黑的烟囱冒出的烟，也送到我的鼻孔里，我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浓烈的干草味。我拚力咳嗽起来。

妈妈跟在我身后拎着皮箱，皮箱在雪上划出一道沉重的雪沟。我听见妈妈怒气冲冲地喊：“告诉你把口罩戴上，谁让你摘掉的？”

我刚止住咳嗽，就看见一个很可笑的男人向我们走来，他是从那栋草屋低矮的冒着热气的小门里走出来的。

这个男人快走近我时，黑脸上马上飞翔着醉人的笑容。

妈妈大概认出了他是谁，早把皮箱搁在雪地上，喘着粗气站着。

弟弟和妹妹已经在我们身后滚成了两个不大不小的雪蛋。他不知是哭还是笑，正哼哼着。一条同样滚成雪蛋的毛茸茸的狗，在友善地逗着我的弟弟和妹妹。我看见那条狗甩起的大尾巴，带起雪尘，扬在妹妹的脸上，妹妹倒吸一口凉气：“啊呀！”

可笑的男人喊了一声：“大桦！”拔萝卜一样把我抱起来。

我闻见了一股陌生的男人气息，当然，也有从小草屋里带来的煤烟味。

这是爸爸。

爸爸的两个鼻孔像两眼黑煤井，两眼被烟熏得通红。我们兄妹三个像不太大的东西一样吊挂在爸爸身上，爸爸手上还拎着那只皮箱。

我第一眼注意的那栋草房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就要在那里面度过很多很多个北大荒的冬天。

“你干什么？怎么这副样子？”妈妈问。

“我从昨天就认认真真烧炉子，怕你们冷！现在总算把屋子烧暖和了！”

这时，妹妹爬在爸爸身上说：“爸！我要那条狗！”

“那是邻居的狗！”爸爸说：“等过几天给你要一个！”

“不许养，狗身上有味，生跳蚤！”妈妈在一旁插话。

那条狗很友好地送了我们一程，拐进自己家的院子了。

我们家的屋门很矮，爸爸低着头才能进屋。这毕竟是新家。屋里的热气一下子把我们拥抱了。

爸爸突然喊：“谁的尾巴这么长？进了屋还不把门关上？”

我从那天知道，冬天要随手关门。

这时候，妈妈要洗脸。爸爸就去井台上打水，我要跟着去。爸爸说，走！看看爸爸怎么打水。

妈妈瞪我一眼说：“老实呆在家里！”

我说：“去看看！”

爸爸挑着水桶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兴高彩烈地跟着。我看见爸爸的两只棉鞋像两只不好看的船在雪里行驶着，把雪花踢溅起来。

那井好深，有三十几米的样子。里面好像有很多故事。爸爸把桶放下去好长时间，才能听见水桶落底的声音。爸爸嘴里喷着白气，鼻孔里也喷着两股白气，那白气越喷越急，水桶才从井里伸出头来。水桶里的水异常清澈，上面还漂着一块透明的冰。

“我看看井底行吗？”我问爸爸。

爸爸犹豫了一下，说：“来吧！我扯着你，不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爸爸拽着我的手，我慢慢把头探向井口，里面正荡出仙境般的袅袅白雾，于是，我在离井口很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一块小圆镜般的反光。

“爸！那里有个小圆镜子！”

“那是井底！傻孩子！”

水被倒进铁锅里，爸爸从一座很大的柴垛里，抱回一大抱麦秸，蹲在灶边开始烧火，等到灶膛吞吃了一大堆麦秸时，锅里的水才冒出丝丝热气。

晚上，我们全家五口人就睡在一铺热炕上。外面风很大。吹得电线乱摆，灯泡忽明忽暗。全家人都不言语，倾听窗外的